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中蘇問題

張雲伏編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 蘇 問 題

張雲伏編著

現代問題叢書

9888

奉月九年五十二於書本
部傳宣央中
版出予准批號七〇二第治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題問蘇中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編著者 張雲伏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六三四

大

雙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第一章 中蘇疆界及中國失地考……………一

第一節 東北之部……………一

第二節 正北之部……………一八

第三節 西北之部……………二八

第四節 帕米爾中蘇未定界之部……………六九

第二章 中蘇外交關係……………七五

第一節 中蘇訂交……………七六

第二節 中國革命……………一一七

第三節	中蘇交惡·····	一二七
-----	-----------	-----

第四節	中蘇復交·····	一四二
-----	-----------	-----

第三章	中蘇問題·····	一五五
-----	-----------	-----

第一節	中東路問題·····	一五五
-----	------------	-----

第二節	外蒙古問題·····	一七五
-----	------------	-----

第三節	新疆問題·····	一八三
-----	-----------	-----

第四節	貿易問題·····	一九一
-----	-----------	-----

第四章	蘇聯在遠東·····	二〇五
-----	------------	-----

第一節	遠東俄領與蘇聯·····	二〇五
-----	--------------	-----

第二節	在太平洋的國際關係·····	二二三
-----	----------------	-----

中蘇問題

第一章 中蘇疆界及中國失地考

我國疆界，以與蘇聯接壤者爲最長，東起圖門江北岸之土字界牌，東北行，經興凱湖，再循烏蘇里江北進，西北轉循黑龍江，沿外蒙古北方邊境，經新疆西北邊境，而迄於帕米爾之烏仔別里山口，中間共長約二萬華里。三百年來，中國與外國劃界，以中俄疆界問題，最爲複雜，幸除少數地域外，十九均已明有明顯界線，故近數十年，未聞中俄界務之爭議。但以中國而論，因劃界而致損失之領土，以對俄爲最多，其間不下數百萬方里。茲將中蘇現在疆界，分爲東北之部，正北之部，西北之部及帕米爾未定界部，逐一敘述，並逐部述其境界變遷之概略。

第一節 東北之部

中國東北部與蘇聯分界之處，自圖門江土字界牌起，經興凱湖，沿烏蘇里江，黑龍江，而至阿巴哈圖止。屬於吉林東界與興凱湖以南一段，當以光緒十二年重勘琿春東界時所定者爲最新。咸豐十年北京條約，曾規定此段界線，次年立界牌，自白棱河口至土字牌一段，稍予更改。緣十年所定，以烏蘇里河，松阿察河，與興凱湖，白棱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及圖門江爲界，次年勘界大臣成琦，以琿春河以東，向爲旗人居地，乃要求改正舊約，以河東長嶺爲界，俄人亦未力爭。結果樹立木質界牌八處，其界牌名稱及所在地如下表：

耶字界牌——在烏蘇里江口西

亦字界牌——在松阿察河源西岸旱路上

喀字界牌——在白棱河口北

拉字界牌——在小漫岡上

那字界牌——在橫山會處

倭字界牌——在瑚布圖河口西邊

帕字界牌——在瑚布圖河源山頂上

土字界牌——在圖門江左岸上距海約三十里

此次界牌樹立以後，俄人輒擅移界牌位置，甚或將其損壞冀滅界跡，故光緒十二年吳大澂督辦邊務，再度重勘。此次新勘之界，爲自圖門江北岸沙草峯南，越嶺而下，至平岡盡處，於此補立土字界牌。新勘之界，以江道計，照舊圖拓展十八里，惟距海口仍稱三十里，此所拓展之十八里，蓋循江岸曲折而量之，非有何新領土增加。其他界牌，亦依舊約所載地點，或從新樹立，或換植新牌，惟牌質從前爲木，今則爲石。又自土字界牌起，迄喀字界牌止，新分六段，各繪詳圖，六段之間，再立記號二十六處，增明界線，更於此段，新立薩噶嗎三牌，其位置如後：

薩字界牌，設於琿春河東，正當俄境阿濟密河源西。

噶字界牌，設於蒙古街之西。

瑪字界牌，設於那拉兩牌間適中地，卽大樹岡子地方。

自吳大澂勘定新界後，界線至今無變更。卽自土字界牌北行，轉西復東，順分水嶺至長嶺天文

臺，其間凡水西流入圖門江者，屬於中國，東流入海者，則屬俄國。再自天文臺順山嶺，至岩杵河源，界外有岩杵河鎮，爲形勝地，俄人於此設有礮臺，並屯重兵，其目的在防我之琿春。再東行轉北，至薩拉，帕三界牌，凡水北流入琿春河者屬中國，東流入海者屬俄國。界線至此，卽沿瑚布圖河北行，過綏芬河，而抵倭字界牌，界牌距河岸約四里半。雙城子在倭字界牌之東南，其地南控海參威，西聯三岔河口，北接北棧，東通鄂里憂，四通八達，爲衝要地，俄人於此之軍事設備，較岩杵河鎮爲多。又自倭字牌北行，經那瑪兩牌，而至拉字牌，卽順白棧河東南行，至白棧河，入與凱湖，河口有喀字界牌，相距約半里許，河之東北岸屬中國，西南岸屬俄國。

屬於吉林東界與凱湖以北一段，直至烏蘇里河口，均爲咸豐十一年所勘定，至今未改。見勘分界約
 界線自與凱湖西北隅之白棧河口起，橫渡與凱湖，直達湖東北隅之松阿察河口，口北爲吉林，對岸爲俄國。循松阿察河北行，受刀畢河水，匯流成烏蘇里河，沿河爲界，東屬於俄，西屬於我。河口對岸有伯力城，俄名喀巴諾夫斯克（Khabarovsk），爲蘇聯遠東名城之一。

過此與蘇聯之界，其屬於自烏蘇里河口至額爾古納河一段，爲咸豐十年北京條約所規定，自

額爾古納河口至阿巴海圖 (Tsurukhaiter) 一段，則係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所規定，均至今未改。其自烏蘇里河口至額爾古納河一段，均循黑龍江爲界，江東屬俄，江西屬我。惟海蘭泡（俄名布拉果威什斯克 Blagoveshchensk）附近，舊爲滿洲人屯墾地，所謂江左旗屯是，後爲經邊者所不注意，遂淪入俄（詳見後）。其他一段，乃沿額爾古納河，西南曲折行，至阿巴海圖，河東屬我，河西屬俄。俄人於此段多置礮臺，屯兵戍守。

在此東北之部，今日蘇聯所屬之領土，自來幾全屬我國版圖，庫頁島亦在其內，茲分別考證如後。

庫頁島乃苦夷轉音，本屬我國。大清一統志云：『吉林寧古塔所屬大洲，在城東北三千餘里，混同江口之東大海中。南北三千餘里，東西數百里。距西岸近處祇百里許。有山，曰圖可蘇庫，其長竟洲，林木深翳。有小水數十，東西分流入海。』又會典圖說云：『三姓城所屬，海以外，當混同江口之東，有大洲，亘千里。洲之上，西有博河，畢河等八河，俱西流。東有額里野河等九河，俱東流。皆入於海。』又聖武記云：『滿洲天命元年（明萬歷四十四年）七月丁亥，清太祖遣大臣安費楊古扈爾漢率兵二

千，征東海薩哈連部。二臣行至烏勒簡河，刳舟二百，水陸並進，取河南北三十六寨。八月丁巳，駐營黑龍江南岸，江水常以九月始冰。是日衆見他處未冰，獨滿營近地，距對岸二里許，結冰如橋，約廣六十步，皆以爲異。安費楊古扈爾漢曰，觀此冰橋，天佑我國也。遂引兵以渡，取薩哈連部十一寨。天命二年，遣兵四百，收瀕海散處各部，其島居負險者，刳小舟二百，盡往取之。又云：『庫頁部，海島廣袤倍臺灣，近混同江口。其島雜有赫哲費雅哈鄂倫春之人，而庫頁爲大。殆卽國初刳舟濟船往取者。今與貢貂之赫哲諸部，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八旗。』凡此三書，均爲滿清正籍，所載如此，庫頁島之曾爲滿清征服並統治之，當非虛語。此島面積約三十萬方里，當內地一省之半，自行放棄，實爲可惜。

其次，尼布楚條約，雖一般認爲我國有史以來之第一部光榮外交條約，但其結果仍失地不少。該約第一條云：『將自北流入黑龍江之額爾畢齊河爲界，自此河源向東北循大興安嶺脊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惟烏地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國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還國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所云烏地河，卽烏得河，發源於外興安嶺之支阜朱格朱爾嶺北側，東北流入鄂霍次克海之烏得海灣。條約雖云此等地方，俟查明再

議，其實康熙離清初未遠，庫頁島既爲屬地，此等地方當然亦爲屬地，當時約定俟查明再議，卽已錯誤，埋伏失地之因。而此後中國亦未嘗查，更未嘗問，一任俄人侵佔。按經世文篇所載此條，無『惟烏地河以南』一段，諒因清廷以後未問此節，著者將其刪去。又所謂大興安嶺，卽今之外興安嶺。據黑龍江外紀云：『黑龍江省，山爲北障。山之大者，曰內外興安嶺。內嶺環衛諸城，外嶺限制俄羅斯。』又朔方備乘北徼界碑考云：『興安嶺有內外之分，外興安嶺遠黑龍江之北，其山脈西自肯特山北分支，東北入俄羅斯界，至尼布楚河源之北，又東北入中國界，遠精奇里江源，欽都河源，恒滾河源之北，又東至大海。凡此均足以證明大興安嶺，卽外興安嶺，可見外興安嶺以南，均向隸中國版圖。

尼布楚條約第二條云：『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國。』此項規定，中國亦失地不少。據尼布楚考云：『尼布楚舊爲中國屬部，布拉忒烏梁海、茂明安諸部落游牧採捕之地。』又載康熙二十七年索額圖奏云：『查俄羅斯所據尼布楚，本係我茂明安游牧之所，原非俄人所有，亦非兩界隙地。臣以爲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河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委之俄羅斯。』據此，則額爾古納河以西之黑龍江流域，均爲我國屬地，乃條約以額爾古納河爲

界，失地之廣，當爲黑龍江上游全部土地。合此條及前條，我國所失之地，約有七十萬方里。又按額爾古納河，北流入黑龍江，有東西岸，無南北岸。條約所云南北岸，或指其某段曲折處，恰爲東西流者而言，條約所云，若就全河流向而論，南北岸當爲錯誤。

第三，咸豐八年愛琿條約，將黑龍江北岸全部土地，盡淪入俄。先是，同年天津中俄條約第九條云：『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地冊，繪爲地圖，立定憑據，俾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後來在愛琿勘界，俄使以兵力囑黑龍江辦事大臣奕山，致同年四月十六日所締愛琿條約，有如下之約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爲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至烏蘇里河，作爲中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爲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處祇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別外國船隻，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大臣官員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此條文字，不僅含糊之處甚多，且有不

合地圖之處。按松花江在黑龍江及吉林兩省內，安有海口，其意殆指松黑兩江匯流後出海之一段而言，但此段自古即稱黑龍江。且滿蒙俄英法文各約，均無松花江之句，獨漢文有此句，又顯係主持文字之責者，糊亂滲入。至下文敘行船一段，以黑龍松花烏蘇里三江並稱，更顯然當時締約諸人，誤以黑龍江下游爲松花江。此等錯誤，或係受俄人愚弄，亦未可知，俾能藉口約文，實行真正松花江之行船耳。至以『由烏蘇里江往彼至海之地，爲如同連接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爲兩國共管，』尤屬不合，既已明定黑龍江爲兩國國界，則不能以江右至海之地，作兩國共管，俄人之爲此，當爲將來行動作準備，中國使臣之愚昧怯懦，於此可見。又精奇里河以南豁爾莫勒津屯，即愛琿城對岸之江東六十四屯地方，光緒九年曾立封堆以爲界限。但至庚子，中俄於黑龍江畔稱兵，遂盡逐殺六十四屯滿人，佔有其地，終未歸還。此約共失地一百四十萬零五百七十方里。

第四，咸豐十年中俄北京條約，更舉烏蘇里河東至於海之一塊大平原，約一百方里之地，盡送於俄。約中第一條云：『議定詳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即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愛琿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遵照是年伊六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

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爲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與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與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河作爲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與凱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門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於圖門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約第九條，議定繪畫地圖，內以紅色分爲交界之地，上寫俄羅斯國阿巴瓦噶達耶熱皆伊亦喀拉瑪那倭帕啦薩土烏等字頭，以便易詳閱。其地圖上，必須兩國大臣畫押鈐印爲據。『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碑之後，永無更改，並不侵占附近及他處之地。』依據此約，烏蘇里河東至於海之一片廣大沃壤，遂送與俄，即今蘇聯之沿海濱省，爲亞洲蘇聯唯一之沃土。

附錄一 咸豐十一年勘分東界約記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倉場侍郎成琦，會同俄國大臣在黑龍江定界記文：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俄國全權大臣中國大臣會齊在俄文土爾必拉，即白棱河口地方，兩國之大臣會同畫押用印。舊界之圖上，書寫俄羅斯字及滿洲字二分，其二圖補入上年在京續定和約條內。並四分圖與記文交界道路記文，自烏蘇里河至圖門江口。此四分圖內，書寫俄羅斯字二分，書寫漢字二分，其圖四分，亦補入上年在京續定和約條內。此六分圖，彼此相對，兩國大臣，全行知悉相符。俄羅斯國大臣持書寫俄羅斯字及滿洲字地圖一分，中國大臣持書寫俄羅斯字及滿洲字地圖一分，彼此互換，用印畫押。又互換漢字俄羅斯字交界地圖四分。彼此換給之後，兩國大臣，將圖四分，記文二分，交界道路記文二分，俱行鈐印畫押，將此道路記文，補入上年續定和約條內，永遠遵行勿替。」

交界道路文

「中國與俄國，詳細按著去年諾雅布爾月俄十月初二日所定和約第一條第三條內之記文，和約之第一條內，自烏蘇里河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原係舊有之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之地屬中國。自松阿察河源兩國交界，踰與興凱湖至白